

偶集

卷冬

聲容部

習技

選姿

修容

治服

蘊珊

李笠翁一家言

上海會文堂印行
唐駝著

笠翁偶集卷三目次

聲容部

選姿第一 計四款

肌膚

眉眼

手足

態度

修容第二 計三款

盥櫛

薰陶

點染

治服第三 計三款

首飾

衣衫

鞋襪

習技第四 計三款

文藝

絲竹

歌舞

笠翁偶集卷三

湖上李 漁著

堦沈心友因伯

全訂

男 將華莊南

聲容部

選姿第一

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之大賢擇言而發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數為是論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強之使無耳。人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謂拂人之性好之。不惟損德。且以殺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還吾性中所有。聖人復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孔子云。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為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矯清矯儉者為哉。但有獅吼在堂。則應借此藏拙。不則好之實所以惡之。憐之適足以殺之。不得以紅顏薄命。藉口而為代天行罰之忍人也。予一介寒生。終身落魄。非止國色難親。天香未遇。即強顏陋質之婦。能見幾人而敢謬次音容。侈談歌舞。貽笑於眠花藉柳之人哉。然而緣雖不偶。興則頗佳。事雖未經。理實易諳。想當然之妙境。較身醉溫柔鄉者。倍覺有情。如其不信。但以往事驗之。楚襄王人主也。六宮窈窕。充塞內庭。握雨攜雲。何事不有。而千古以下。不聞傳其實事。止有陽臺一夢。膾炙人口。陽臺今落何處。神女家在何方。朝為行雲。暮為行雨。畢竟

是何情狀。豈有踪跡可考。實事可縷陳乎。皆幻境也。幻境之妙十倍於真。故千古傳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譜而為法。未有不入閒情三昧者。凡讀是書之人。欲考所學之從來。則請以楚國陽臺之事對。

肌膚

周樹若云
此等妙論
不知何處
得來予向
在都門人
訊南方有
異人否予
以笠翁對
又訊有怪
物否予亦
以笠翁對
試讀此書
即知予言
不謬

婦人嫵媚多端。畢竟以色為主。詩不云乎。素以爲絢兮。素者白也。婦人本質。惟白最難。常有眉目口齒。般般入畫。而缺陷獨在肌膚者。豈造物生人之巧。反不同乎。染匠未施漂練之力。而遽加文采之工乎。曰。非然。白難而色易也。曷言乎難。是物之生。皆視根本。根本何色。枝葉亦作何色。人之根本。維何。精也。血也。精色帶白。血則紅而紫矣。多受父精而成胎者。其人之生也。必白。父精母血交聚成胎。或血多而精少者。其人之生。必在黑白之間。若其血色淺紅結而為胎。雖在黑白之間。及其生也。養以美食。處以曲房。猶可日趨於淺。以脚地未盡。緇也有幼時不白。長而始白者。此類是也。至其血色深紫結而成胎。則其根本已緇全無。脚地可漂及其生也。即服以水晶雲母。居以玉殿瓊樓。亦難望其變淺為淺。但能守舊不遷。不致愈老愈黑。亦云幸矣。有富貴之家。生而不白。至長至老。亦若是者。此類是也。知此則知選材之法。當如染匠之受衣。有以白衣使漂者。受之易為力也。有以白衣稍垢而使漂者。亦受之雖難。為力其力猶可施也。若以既染深色之衣。使之剝去他色。漂而為白。則雖什伯其工價。必辭之不受。以人力雖巧。難拘天工不能強。既有者而使之無也。婦人之白者。易相。黑者亦易相。惟在黑白之間者。相之不易。

余澹心云
此種議論
幾於石破
天驚笠翁
其身藏藕
絲而口銚
滄海者乎
尤展成云
雖戲語却
是實錄

有三法焉。面黑於身者易白，身黑於面者難白。肌膚之黑而嫩者易白，黑而麤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易白，黑而緊且實者難白。面黑於身者，以面在外而身在內，在外則有風吹日曬，其漸白也為難。身在衣中，較面稍白，則其由深而淺，業有明徵。使面亦同身蔽之，有物其驗亦若是矣。故易白，身黑於面者反此，故不易白。肌膚之細而嫩者，如綾羅紗絹，其體光滑，故受色易退。色亦易稍受風吹略經日照，則深者淺而濃者淡矣。麤則如布如綾，其受色之難十倍於綾羅紗絹。至欲退之，其工又不止十倍。肌膚之理亦若是也。故知嫩者易白，而麤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猶紬緞之未經熨，靴與履之未經檯者，因其皺而未直，故淺者似深，淡者似濃。一經熨檯之後，則紋理陡變，非復曩時色相矣。肌膚之寬者，以其血肉未足，猶待長養，亦猶待檯之靴履，未經燙熨之綾羅紗絹。此際若此，則其血肉充滿之後，必不若此。故知寬者易白，緊而實者難白。相肌之法備乎此矣。若是則白者嫩者寬者，為人爭取其黑而麤緊而實者，遂成棄物乎？曰不然。薄命盡出紅顏，厚福偏歸陋質，此等非他皆素封伉儷之林，詰命夫人之料也。

眉眼

面為一身之主，目又為一面之主。相人必先相面，人盡知之。相面必先相目，人亦盡知而未必盡窮其秘。吾謂相人之法，必先相心心心得而後觀其形體。形體維何？眉髮口齒耳鼻手足之類是也。心在腹中，何由得見？曰有目在無憂也。察心之邪正，莫妙於觀眸子。子輿氏筆之於書，業開風鑑之祖，予無事贅陳其說，但言情性之剛柔，心思之愚慧，四者非他，即異日司花執爨之

分途而獅吼堂與溫柔鄉接壤之地也目細而長者秉性必柔目麓而大者居心必悍目善動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聰慧目常定而白多黑少或白少黑多者必近愚蒙然初相之時善轉者亦未能遽轉不定者亦有時而定何以試之曰有法在無憂也其法維何一曰以靜待動一曰以卑矚高目隨身轉未有動蕩其身而能膠柱其目者使之乍往乍來多行數武而我廻環其目以視之則秋波不轉而自轉此一法也婦人避羞目必下視我若居高臨卑則彼下而又下永無見目之時矣必當處之高位或立臺坡之上或居樓閣之前而我故降其軀以矚之則彼下無可下勢必環轉其睛以避我雖云善動者動不善動者亦動而勉強自然之中即有貴賤妍媸之別此又一法也至於耳之大小鼻之高卑眉髮之淡濃唇齒之紅白無目者猶能按之以手豈有識者不能鑒之以形無俟嘵嘵徒滋繁瀆

眉之秀與不秀亦復關係性情當與眼目同視然眉眼二物其勢往往相因眼細者眉必長眉麓者眼必巨此大較也然亦有不盡相合者如長短麓細之間未能一一盡善則當取長恕短要當視其可施人力與否張京兆工於畫眉則其夫人之雙黛必非濃淡得宜無可潤澤者短者可長則妙在用增麓者可細則妙在用減但有必不可少之一字而人多忽視之者其名曰曲必有天然之曲而後人力可施其巧眉若遠山眉如新月皆言曲之至也即不能酷肖遠山盡如新月亦須稍帶月形略存山意或灣其上而不灣其下或細其外而不細其中皆可自施人力最忌平空一抹有如太白經天又忌兩筆斜冲儼然倒書八字變遠山為近瀑反新月為

長虹雖有善畫之張郎亦將畏難而却走非選姿者居心太刻以其為溫柔鄉擇人非為娘子軍擇將也。

手足

相女子者有簡便訣云上看頭下看脚似二語可概通身矣予怪其最要一着全未提起兩手十指為一生巧拙之關百歲榮枯所係相女者首重在此何以略而去之且無論手嫩者必聰指尖者多慧臂豐而腕厚者必享珠圍翠繞之榮即以現在所需而論之手以揮絃使其指節累累幾類彎弓之決拾手以品簫如其臂形攘攘幾同伐竹之斧斤抱枕攜衾觀之興索捧卮進酒受者眉攢亦大失開門見山之初着矣故相手一節為觀人要着尋花問柳者不可不知然此道亦難言之矣選人選足每多窄窄金蓮觀手觀人絕少纖纖玉指是最易者足而最難者手十百之中不能一二觀也須知立法不可不嚴至於行法則不容不恕但於或嫩或柔或尖或細之中取其一得即可寬恕其他矣至於選足一事如但求窄小則可一目了然倘欲由窕以及精盡美而思善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則又比手更難皆不可求而可遇者也其累維何因脚小而難行動必扶牆靠壁此累之在己者也因脚小而致穢令人掩鼻攢眉此累之在人者也其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昔有人謂予曰宜興周相國以千金購一麗人名為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難移每行必須人抱是以得名予曰果若是則一泥塑美人而已矣數錢可

此則不如
素足女矣

買美事千金造物生人以足欲其行也昔形容女子娉婷者非曰步步生金蓮即曰行行如玉立皆謂其脚小能行又復行而入畫是以可珍可寶如其小而不行則與則足者何異此小脚之累之不可有也予徧遊四方見足之最小而無累與最小而得用者莫過於秦之蘭州晉之大同蘭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猶不及焉又能步履如飛男子有時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襪而撫摩之猶覺剛柔相半即有柔若無骨者然偶見則易頻遇為難至大同名妓則強半皆若是也與之同榻者撫及金蓮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於此者向在都門以此語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間擁二妓一晉一燕皆無麗色而足則甚小子請不信者即而驗之果覺晉勝於燕大有剛柔之別座客無不翻然而罰不信者以金谷酒數此言小脚之用之不可無也噫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就地取材但不失立言之大意而已矣

驗足之法無他只在多行幾步觀其難行易動察其勉強自然則思過半矣直則易動曲即難行正則自然歪即勉強直而正者非止美觀便走亦少穢氣大約穢氣之生皆強勉造作之所致也

態度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維何媚態是已世人不知以為美色為知顏色雖美是一物也為足移人加之於態則物而尤矣如云美色即是尤物即可移人則今時絹倣之美女畫上之嬌娥其顏色較之生人豈止十倍何以不見移人而使之害相思成鬱病耶是知媚態二字必不可

余澹心云

千古善狀

美人者莫

過陳思王

洛神一賦

輕雲蔽月

流風迴雪

猶未形容

到此筆窮

直尤物哉

少媚態之在身猶火之有焰燈之有光珠貝金銀之有寶色是無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是以名為尤物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說之事也凡女子一見即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己遂至舍命以圖與生為難者皆怪物也皆不可解說之事也吾於態之一字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體物之工使以我作天地鬼神形體吾能賦之知識我能予之至於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之態度我實不能變之化之使其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也態之為物不特能使美者愈美艷者愈艷且能使老者少而姪者妍無情之事變為有情使人暗受籠絡而不覺者女子一有媚態三四分姿色便可抵過六七分試以六七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則人止愛三四分而不愛六七分是態度之於顏色猶不止於一倍當兩倍也試以二三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全無姿色而止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或與人各交數言則人止為媚態所惑而不為美色所惑是態度之於顏色猶不止於以少敵多且能以無而敵有也今之女子每有狀貌姿容一無可取而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從者皆態之一字之為祟也是知選貌選姿總不如選態一着之為要態自天生非可強造強造之態不能飾美止能愈增其陋同一顰也出於西施則可愛出於東施則可憎者天生強造之別也相面相肌相眉相眼之法皆可言傳獨相態一事則予心能知之口實不能言之口之所能言者物也非尤物也噫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欲言不得其為物也何如其為事也何如豈非天地之間一大怪物而從古及今一併解說不來之事乎

詰予者曰。既為態度立言。又不指人以法。終覺首鼠。蓋亦舍精言。籠略示相女者以意乎。予曰。不得已而為言。止有直書所見。聊為榜樣而已。向在維揚。代一貴人相妾。靚粧而至者不一其人。始皆俯首而立。及命之擡頭。一人不作羞容而竟擡。一人嬌羞靚強之數四而後擡。一人初不即擡。及強而後可。先以眼光一瞬。似乎看人。而實非看人。瞬畢復定。而後擡。俟人看畢。復以眼光一瞬。而後俯。此即態也。記曩時春遊。遇雨。避一亭中。見無數女子。妍媸不一。皆踉蹌而至。中一縞衣貧婦。年三十許。人皆趨入亭中。彼獨徘徊簷下。以中無隙地故也。人皆抖擻衣衫。慮其太濕。彼獨聽其自然。以簷下雨。侵抖之無益。徒現醜態故也。及雨將止而告行。彼獨遲疑稍後去。不數武而雨復作。仍趨入亭。彼則先立亭中。以逆料必轉先踉蹌地故也。然德雖偶中。絕無驕人之色。見後入者。反立簷下。衣衫之濕。數倍於前。而此婦代為振衣。姿態百出。竟若天集衆醜。以形一人之媚者。自觀者視之。其初之不動。似以鄭重。而養態其後之故動。似以徜徉。而生態。然後豈能必天復雨。先儼其才。以俟用乎。其養也。出之無心。其生也。亦非有意。皆天機之自起。自伏耳。當其養態之時。先有一種嬌羞無那之致。現於身外。令人生愛生憐。不俟娉婷大露而後覺也。斯二者。皆婦人媚態之一班。舉之以見大較。噫。以年三十許之貧婦。止為姿態稍異。遂使二八佳人。與曳珠頂翠者。皆出其下。然則態之為用。豈淺鮮哉。

人問聖賢神化之事。皆可造詣而成。豈婦人媚態獨不可學而至乎。予曰。學則可。學教則不能。人又問。既不能教。胡云可學。予曰。使無態之人。與有態者同居。朝夕薰陶。或能為其所化。如蓬

其閉目思
之則能身
不致得其
搜搜也一

修容第二

生麻中不扶自直鷹變成鳩形為氣感是則可矣若欲耳提而面命之則一部廿一史當從何處說起還怕愈說愈增其本強奈何

婦人惟仙姿國色無俟修容稍去天工者即不能免於人力矣然予謂修飾二字無論妍媸美惡均不可少俗云三分人材七分粧飾此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然則有七人材者可少三分粧飾乎即有十分人材者豈一分粧飾皆可不用乎曰不能也若是則修容之道不可不急講矣今世之講修容者非止窮工極巧幾能變鬼為神我即欲勉竭心神創為新說其如人心至巧我法難工非但小巫見大巫且如小巫之徒往教大巫之師其不遭噴飯而唾面者鮮矣然一時風氣所趨往往失之過當非始初立法之不佳一人求勝於一人一日務新於一日趨而過之致失其真之弊也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宮中皆全帛細腰非不可愛高髻大袖非不美觀然至餓死則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不美觀直與魑魍魎無別矣此非好細腰好高髻大袖者之過乃自為餓死自為一尺自為全帛者之過也亦非自為餓死自為一尺自為全帛者之過無一人痛懲其失著為章程謂止當如此不可太過不可及使有遵守者之過也吾觀今日之修容大類楚宮之末俗著為章程非草野得為之事但不經人提破使知不可愛而可憎聽其日趨日甚則在生而

尤展成云
不知者以
為嘲風滿
月之書鳥
易俗之書
哉

為魑魅魍魎者已去死人不遠矧腰成一縷有餓而必死之勢哉予為修容立說實具
此段婆心凡為西子者自當曲體人情萬毋遽發嬌嗔罪其唐突

鹽櫛

鹽面之法無他奇巧止是濯垢務盡面上亦無他垢所謂垢者油而已矣油有二種有自生之
油有沾上之油自生之油從毛孔沁出肥人多而瘦人少似汗非汗者是也沾上之油從下而
上者少從上而下者多以髮與膏沐勢不相離髮面交接之地勢難保其不侵況以手按髮按
畢之後自上而下亦難保其不相挨擦挨擦所至之處即生油發亮之處也生油發亮於面似
無大損殊不知一日之美惡係焉面之白不勻即從此始從來上粉着色之地最怕有油有
即不能上色倘於浴面初畢未經搽粉之時但有指大一痕為油手所污逆加粉搽面之後則
滿面皆白而此處獨黑又且黑而有光此受病之在先者也既經搽粉之後而為油手所污其
黑而光也亦然以粉上加油但見油而不見粉也此受病之在後者也此二者之為患雖似大
而實小以受病之處止在一隅不及滿面閨人儘有知之者尚有全體受傷之患從古佳人暗
受其害而不知者予請攻而出之從來拭面之巾帕多不止於拭面擦臂抹胸隨其所至有膩
即有油則巾帕之不潔也久矣即有好潔之人止以拭面不及其他然能保其上不及髮將至
額角而遂止乎一沾膏沐即非無油少膩之物矣以此拭面非拭面也猶打磨細物之人故以
油布擦光使其不沾他物也他物不沾粉獨沾乎凡有面不受粧越勻越黑同一粉也一人擦

周彬若云

不經點破
誰識古人
之心是知
笠翁者千
載以下必
不可少之
人也

之而白。一人擦之而不白者。職是故也。以拭面之中。有異同。非搽面之粉。有善惡也。故善勻面者。必須先潔其中。拭面之中。止供拭面之用。又須用過。即洗。勿使稍滯油痕。此務本窮源之法也。

善櫛不如善篋。篋者櫛之兄也。髮內無塵。始得絲絲現相。不則一片如蠶。求其界限而不得。是帽也。非髻也。是退光黑漆之器。非烏雲蟠繞之頭也。故善蓄姬妾者。當以百錢買梳。千錢購篋。篋精則髮精。稍儉其值。則髮損。頭痛。篋不數下而止矣。篋之極淨。使使用梳。而梳之為物。則越舊越精。人惟求舊物為新。古語雖然。非為論梳而說。求其舊而不得。則富者用牙。貧者用角。新木之梳。即搜根剔齒者。非油浸十日不可用也。

古人呼髻為蟠龍。蟠龍者。髻之本體。非由粧飾而成。隨手綰成。皆作蟠龍之勢。可見古人之粧。全用自然。毫無造作。然龍乃善變之物。髮無一定之形。使其相傳至今。物而不化。則龍非蟠龍。乃死龍矣。髮非佳人之髮。乃死人之髮矣。無怪今人善變。變之誠是也。但其變之之形。只顧趨新。不求合理。只求變相。不顧失真。凡以彼物肖此物。必取其當然者肖之。必取其應有者肖之。又必取其形色相類者肖之。未有平空捏造。任意為之。而不顧者。古人呼髮為烏雲。呼髻為蟠龍者。以二物生於天上。宜乎在頂。髮之繚繞似雲。髮之蟠曲似龍。而雲之色。有烏雲龍之色。有烏龍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相合。是以得名。非憑捏造。任意為之。而不顧者也。竊怪今之所謂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種種新式。非不窮新極異。令人改觀。然於當然。應有形。色相類之。

不經說破
誰識今人
之誤是知
笠翁者六
合以內必
不可無之
人也

雲鬢雲髻
等字義得
此益彰為
千古佳文
重開生面
笠翁誠異
人也

義則一無取焉。人之一身，手可生花，江淹之彩筆是也。古可生花，如來之廣長是也。頭則未見其生花生之。自今日始此言。不當然而然也。髮上雖有簪花之義，未有以頭為花而身為蒂者。鉢盂乃盛飯之器，未有倒貯活人之首而作覆盆之像者。此皆事所未聞聞之。自今日始此言。不應有而有也。群花之色，萬紫千紅，獨不見其有黑。設立一婦人於此，有人呼之為黑牡丹、黑蓮花、黑鉢盂者，此婦必艷然而怒，怒而繼之以罵矣。以不喜呼名之怪物居然自肖，其形豈非絕不可解之事乎？吾謂美人所梳之髻，不妨日異月新，但須籌為理之所有，理之所有者，其像多端，然總莫妙於雲龍二物。仍用其名而變更其實，則古製新裁並行而不悖矣。勿謂止此二物，變來有限，須知普天下之物，取其千態萬狀，越變而越不窮者，無有過此二物者矣。龍雖善變，猶不過飛龍、遊龍、伏龍、潛龍、戲珠、龍出海、龍之數種。至於雲之為物，頃刻數遷，其位須臾屢易其形。十變萬化，四字猶為有定之稱，其實雲之變相千萬二字，猶不足以限量之也。若得聰明女子，日日仰觀天象，既肖雲而為髻，復肖髻而為雲，即一日一更其式，猶不能盡其巧幻畢其離奇。矧未必朝朝變相乎？若謂天高雲遠，視不分明，難於取法，則今畫工繪出巧雲數朵，以紙剪式，觀於髮下，俟櫛沐既成而後去之，此簡便易行之法也。雲上儘可着色，或簪以時花，或飾以珠翠，幻作雲端五彩，視之光怪陸離，但須位置得宜，使與雲體相合。若其中應有此物者，勿露時花珠翠之本形，則盡善矣。肖龍之法，如欲作飛龍游龍，則先以己髮梳一光頭於下，後以假髭製作龍形，盤旋繚繞，覆於其上，務使離髮少許，勿使相粘相貼，始不失飛龍游龍之義。

相粘相貼則是潛龍伏龍矣。懸空之法，不過用鐵線一二條，觀於不見之處，其龍爪之向下者，以髮作線，縫於光髮之上，則不動矣。戲珠龍法，以髻作小龍二條，綴於兩旁，尾向後而首向前。綴大珠一顆，近於龍嘴，名為二龍戲珠。出海龍亦照前式，但以假髻作波浪紋，綴於龍身空隙之處，皆易為之。是數法者，皆以雲龍二物分體為之。是雲自雲而龍自龍也。予又謂雲龍二物，勢不宜分。雲從龍，風從虎，周易業有成言。是當合而用之。同一用髻，同一作假，何不幻作雲龍二物，使龍勿露全身，雲亦勿作全朵，忽而見龍，忽而見雲，令人無可測識，是美人之頭，盡有盤旋飛舞之勢，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不幾兩擅其絕而為陽臺神女之現身哉？噫，豈翁於此，搜盡枯腸，為此髻者，不可不加尸祝。天年以後，倘得為神，則將往來綉閣之中，驗其所製，果有裨於花容月貌否也。

薰陶

名花美女，氣味相同，有國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結自胞胎，非由薰染。佳人身上實有此一種，非飾美之詞也。此種香氣，亦有姿貌不甚姣艷，而能偶擅其奇者，總之一有，此種即是天折摧殘之兆。紅顏薄命，未有捷於此者。有國色而有天香，與無國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餘則薰染之力不可少也。其力維何？富貴之家，則需花露水露者，摘取花瓣入甌，醞釀而成者也。舊薇最上，群花次之。然用不須多，每於盥浴之後，挹取數匙，入掌拭體，拍面而勻之。此香此味，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無其氣息，是以為佳。不似他種香氣，或速或沉，是蘭是

桂一嗅即知者也。其次則用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閨中應有之事。皂之為物。亦有一種神奇。人身偶染穢物。或偶染穢氣。用此一擦。則去盡無遺。由此推之。即以百和奇香拌入此中。未有不與垢穢並除。混入水中而不見者矣。乃獨去穢而存香。似有攻邪不攻正之別。皂之佳者。一浴之後。香氣經日不散。豈非天造地設。以供修容飾體之用者乎。香皂以江南六合縣出者為第一。但價值稍昂。又恐遠不能致。多則浴體少。則止以浴面。亦權宜豐儉之策也。至於香茶沁口。費亦不多。世人但知其貴。不知每日所需。不過指大一片。重止毫釐。裂成數塊。每於飯後及臨睡時。以少許潤舌。則滿吻皆香。多則味苦。而反成藥氣矣。凡此所言。皆人所共知。予特申明其說。以見美人之香。不可使之或無耳。別有一種。為值更廉。世人食而但甘其味。嗅而不辨其香者。請揭出言之。菓中荔子。雖出人間。實與交梨火棗無別。其色國色。其香天香。乃菓中尤物也。予遊閩粵。幸得飽啖而歸。庶不虛生此口。但恨造物有私。不令四方皆出。陳不如鮮。夫人而知之矣。殊不知荔之陳者。香氣未嘗盡沒。乃與橄欖同功。其好處却在回味時耳。佳人就寢。止啖一枚。則口脂之香。可以竟夕。多則甜而膩矣。須擇道地者用之。楓亭是其選也。人間沁口之香。為美人設乎。為伴美人者設乎。予曰。伴者居多。若論美人。則五官四體。皆為人設。奚止口內之香。

點染

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此唐人妙句也。今世諱言脂粉。動稱汚人之物。有滿面是